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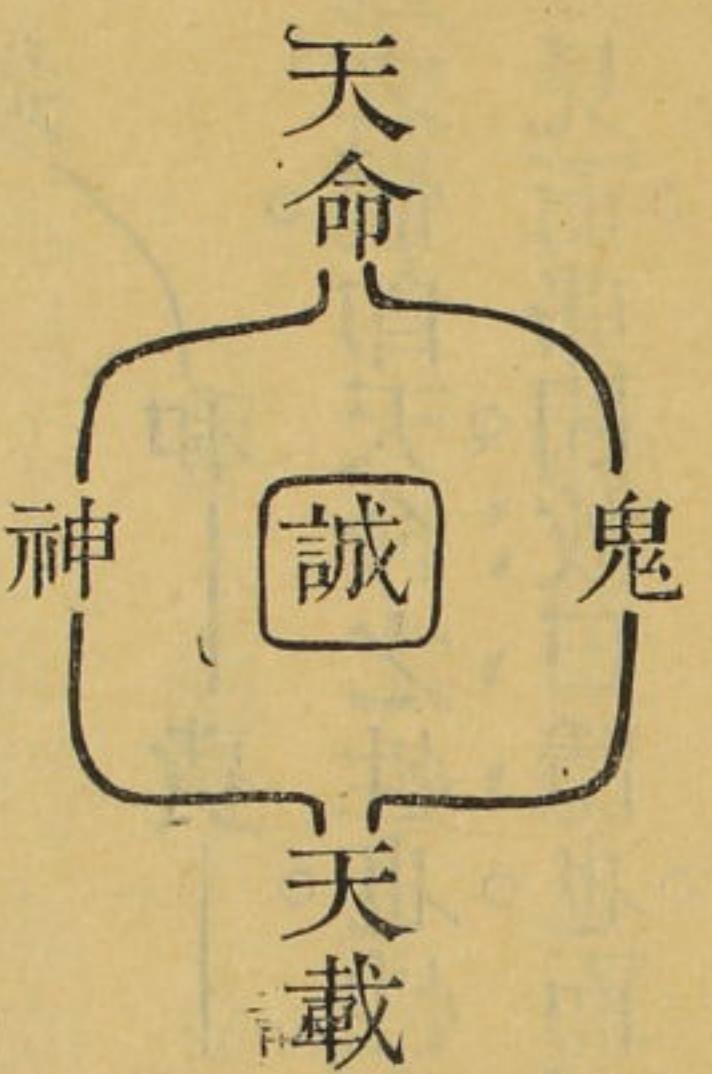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4 5 6 7 8 9 10

明治口 12  
3326  
卷 2

昭和十八年  
七月二十一日  
購求

四書圖說 中庸章句

中庸以誠樞紐全部圖說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者誠而已矣誠爲太極而鬼神則太極之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也陰陽循環萬物化生天命之所以不已也凡有聲有臭者皆天載也其曰無者則太極本無極也要以十六章鬼神之德卽天命天載之實而誠

之。一。字。亦。卽。爲。三。十。三。章。之。樞。紐。也。蓋。知。天。命。天。載。之。誠。  
而。人。事。興。焉。矣。故。中。庸。一。書。爲。言。誠。之。書。也。

三大支表裏貫珠圖說

道 中 隱 敦化

和 費 川流

道之體。卽天命之性也。性之未發爲中。旣無偏而無倚。卽  
弗見而弗聞。故曰隱也。而天下之大本在焉。非彰化而何。  
道之用。卽率性之謂也。性之發而中節爲和。則爲天下之  
達道真。有不可須臾離者。故曰費也。而時措之宜。參分派

別。則爲川流也。云爾。費大費小皆流也。

三大支大小貫珠圖說

中 無不及 大莫載 洋洋

無太過 小莫破 優優

中以無過不及而得名。而過者每馳騖於大。故以費之小  
者告之所以返賢。知者之知行而歸於切近也。而不及者  
又每粗安於小。故以費之大者告之所以擴愚。不肖者之  
知行而進於宏闊。也是以洋洋優優必兼而言之。乃得其  
中焉。

三大支天人貫珠圖說

顏淵——學利——其次

君子——大舜——生安——至誠

子路——困勉——其次

大舜卽至誠也。舜之大知。誠則明也。執而用之。直由仁義行耳。正所謂生知安行者。知也。其次若顏淵之於仁。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則誠猶未至矣。故必擇而守之。而所知乃爲我有。正所謂學知利行者。仁也。又其次并不能如回之擇守。則以夫子告子路之強強之正。所謂困知勉行者。勇也。

三天支工夫總會圖說

君子——戒懼慎獨——尊德性

擇善固執——道問學

戒懼以存天理之本然。卽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也。慎獨以遏人欲於將萌。卽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也。故曰尊德性也。擇善爲明善之資。卽析理不使有毫釐之差。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也。固執爲誠身之功。卽處事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也。故曰道問學也。尊兼動靜而言。道兼知行而言。理

本一串非關強合。

三大支各歸結仲尼圖說

弗爲弗已以教知愚賢否之人

仲尼

兼大兼小以繼舜文武周之緒

能明能誠以合天地大小之德

中庸一書。子思原非爲其祖作行述。但仲尼之言足明道身則行道真有以備。中庸之始終故每支以仲尼作結。非阿其所好也。而先以針砭一世過不及之輩。次以敘於列聖之後。而紹其統終以配諸天地之大則至矣。盡矣。蓋言之亦自有序也。故特爲拈出。

天命章脈絡分明圖說

天命之性

脩道之教

君子

戒懼致中——天地位

率性之道

慎獨致和——萬物育

天命之性。卽未發之中也。天地之所以立心也。道之體也。率性之道。卽中節之和也。萬物之所以立命也。道之用也。大本達道。而皆係之以天下。天地萬物統此矣。人惟靜不能虛。動不能直。則道之體用有虧。而天地之無心而成化。萬物之並育而不害者。斯與我渺不相關耳。有履中蹈和之聖人出焉。盡性達天。而脩道立教。禮以範之。使中也。樂

以導之使和也。而政尤以防其不中不和者於前。而刑尤以懲其不中不和者於後也。君子奉聖人之教。而敢或離道於須臾乎。一日之內。非暗卽聞。其不然者。須臾耳。一日之內。非靜卽動。其動而未形。介在有無之間者。亦不過須臾耳。戒懼以致其中而不暗不闇之時。穆然見天地之心矣。慎獨以致其和而隱微見顯之交。油然通萬物之情矣。迨至天平地成。萬物咸若。而後知道之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果不可以須臾離。而聖人之教。亦非強吾性命所本無也。外祖張南川先生有詩云。中和性命自天來。奉教聖人君子哉。戒慎交脩參位育。寧甘離道屈矣。

長才斯言脉絡分明矣。

天命章預伏天道人道圖說

教

君子

人道

天道

立教者聖人也。天道也。君子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迨至中和位育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則人道也。而亦一天道矣。

戒懼慎獨預伏誠明圖說

戒懼——誠

君子

慎獨——明

不覩不聞。卽周子所云。寂然不動者誠也。存誠必須主敬。戒慎恐懼。義歸存養。是尊德性一截事。卽周子所云。君子乾乾不息於誠也。莫見莫顯。卽周子所云。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研幾先須精義。必慎其獨。功歸省察。是道問學一截事。卽朱子所云。非至明無以察其幾也。誠明二字。此處猶未明揭出字樣來。而爲中庸全書要義。於此已爲之兆矣。

喜怒哀樂開合天地萬物圖說

喜  
怒  
喜  
怒  
喜  
怒

哀  
天地  
日貞  
萬物  
以藏

喜  
天  
萬  
物  
以  
生

喜  
天  
萬  
物  
以  
生

喜屬東方。於五行爲木。於四時爲春。天地之元也。萬物所

由生也。樂屬南方。於五行爲火。於四時爲夏。天地之亨也。萬物所由長也。怒屬西方。於五行爲金。於四時爲秋。天地之利也。萬物所由歛也。哀屬北方。於五行爲水。於四時爲冬。天地之貞也。萬物所由藏也。其中也。卽無極太極之真也。其和也。卽絪緼化醇之機也。在天地爲生。在萬物爲榮枯消息。在吾心祇爲喜怒哀樂。喜不中和則恒燠。怒不中和則恒寒。哀不中和則恒雨。樂不中和則恒暘。咎徵於天地而萬物不堪命矣。若以喜怒之不偏。哀樂之不倚。裁成天地之過。輔相天地之不及。而愆陽侵陰之患消矣。喜中節則賞一人而萬物勸。怒中節則罰一人而萬

物懼。哀樂中節則憂樂同民。而萬物各得其所矣。位焉有焉。總須從喜怒哀樂四字想出方得確實。

君子而時中。○既。有。君。子。之。德。便。無。不。正。但。恐。正。者。未。必。中。耳。而。字。一。轉。有。不。敢。自。恃。其。爲。君。子。之。意。註。云。隨。時。以。處。中。以。處。二。字。吃。緊。着。力。戒。慎。恐。懼。正。在。時。中。二。字。中。乃。其。所。以。處。之。者。也。小。心。斟。酌。細。意。權。衡。其。因。時。以。制。宜。處。卽。書。之。所。云。欽。厥。止。詩。之。所。云。敬。止。也。緊。緊。與。小。人。之。無。忌。憚。對。針。人。因。註。云。中。無。定。體。遂。要。講。到。圓。融。變。化。上。去。於。理。非。可。通。然。註。下。接。句。不。曰。隨。時。而。變。乃。曰。隨。時。而。在。猶。是。首。章。註。中。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之。義。則。所。謂。無。定。體。

者。非謂其不可泥於成見。乃謂其不可離於須臾耳。此日用所必需。故曰是乃平常之理也。此理命於天而率於性。中之體用。卽爲心之中和。知其在我。故不敢有一時放鬆。致令走作。戒慎恐懼。本以不睹該所睹。以不聞該所聞也。蓋無論時之動靜。而須臾不離矣。故曰無時不中。

擇乎中庸。○註云。蓋真知之故能擇。擇卽上章好問用中之事。就處事精詳上說。猶大學之所云慮也。真知尚在擇字前一層。蓋有沉潛之體段。又有博文之功力。纔磨練出一個真知來。猶大學之所云知止也。知止而後能慮。真知而後能擇。大知章註補出。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來亦此意。

也。否則。素無本領。其不爲道旁之築室者寡矣。抑而強與。○而訓汝也。汝自有本然之強。在汝之未發爲中。則不偏於南。不倚於北也。汝之中節爲和。則不爲北方之過。亦不爲南方之不及也。性情之德。原是汝所固有。而不可須臾或離者。卽爲擇爲守。要亦復其所本然。而自强不息。究非有加於爾性分之外也。故曰而強。後以勇合知仁。而爲三達德。正而強之義也。

君子語大四句。○三章費之小。曰所求乎子。曰父母其順。而三章費之大。亦不過一孝字盡之。可見道原來只是一個。無所謂大小之分也。但自語道者。語其偏。則小。語其全。則

大則一物若有兩體耳。蓋語其大者爲愚不肖之不及。作策勵也。語其小者爲賢知者之大過下砭針也。載如大車之容重任。一總收拾了去。蓋出其外而載之。實全盡乎道之內也。聖人亦有不知不能。無復有悉知悉能者矣。天地猶有所憾。無復有無憾者矣。故曰莫能載。破如物有絲毫罅隙。便得乘間滲洩少許。蓋入其中而破之。實欲遁乎道之外也。愚者可以與知。無不可以與知者矣。不肖可以與能。無不可以與能者矣。故曰莫能破。要以莫載莫破。雖分無外無內。其實莫載之蟠天際地。橫無涯涘者。固統天下於道之內。而不聞包羅於道之外。而莫破之磨稜合縫。盛

水不漏者。亦範天下於道之內。而無或偶遺於道之外也。故大固費小亦費也。

造端乎夫婦。○端者緒也。猶孟子四端之端。蓋言道之全體。於此露其端倪也。若作開端托始看。則應如序卦所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矣。豈道不托始於天地。而反托始於夫婦乎。只爲夫婦居室之事。窩頭灶腦。俗冗瑣屑。亦皆性命之機。纖觸處流露耳。卽下章所求乎子。所求乎弟等項是也。要從愚不肖之可以與知與能者想來。方得結費之小的真脉。勿徒向夫婦二字索解也。

語大語小各三章圖說

語小十道不遠人——素位而行——必自卑邇——莫破

費

語大——舜其大孝——文王武周——武周達孝——莫載  
語小三章。一層小得一層。初言道不遠人。則比天地萬物  
爲切矣。然人之一身。過去未來。皆是也。而素位單言現在。  
則尤切矣。然卽此現在道理。亦儘有高處遠處。不能遽然  
行得到。登得到處。至云必自卑邇。則尤更切矣。三章步步  
收近裏來。越拆越細。所謂莫破者。此也。語大三章。一層大  
得一層。初言大孝德福並隆。舜其盛矣。然猶但就一身之

栽培培言也。若文王武周。神聖萃於一門。父子兄弟。各盡其  
道。不似舜之父頑弟傲。子不肖也。則尤盛矣。然猶但就一  
家之作述。纘成言也。至若達孝之愛敬尊親。可以通於治  
國。則尤更盛矣。三章步步拓向外去。越推越滿。所謂莫載  
者。此也。

道不遠人章人字圖說

道不遠人

以人治人——子臣弟友

勿施於人——君父兄友

此章數人字至末節。纔有下落。以人治人之人。卽子臣弟

友也。勿施於人之人。卽君父兄友也。而治法施法。亦卽從德言行謹。尋出人之爲道工夫而已。

伐柯三節對針爲道遠人圖說

以人治人

不願勿施

不遠人

心

以爲

施人

之道

庸德庸言

倫

言行

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道之不遠於人身也。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遠人身。以爲治人之道也。蓋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有天命之性。而治人卽以其人者。斯爲脩道之教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道之不遠

於人心也。己之所不願。則勿以施於人。不遠人心。以爲施人之道也。蓋不願者。中節之和。卽爲天下之達道。而勿施者。致和之功。遂爲萬物所由。育也。子臣弟友。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反之以自責。道之不遠於人倫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不遠人倫。以爲言行之道。也不足不勉。有餘且盡。祇爲索隱行怪之徒。忽其爲庸。而以輕心掉之。謂此等尋常事情。尋常話頭。縱然欠得一半。分多得三兩句。也自無關緊要。夫是以有敢心耳。不敢云者。蓋知庸常之道。不可須臾離。而戒懼慎獨。不敢有一毫無忌憚之心也。朱子云。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某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此四語

非平排說。蓋謂夫婦之所能者，雖聖人亦有所不能。正以見無小非大而爲道之不可遠人耳。世有賢知其將駕孔子而過之耶。

忠恕貫前後兩支圖說

中

誠

忠恕

和 明

一中爲忠。忠則去妄而存誠。所以致其中也。如心爲恕。恕則知明而處當。所以致其和也。前後兩支之理。總貫以忠恕二字矣。

施諸己而不願二句。○問人心同於己。只以心言耳。何處見道不遠人耶。曰已爲何不願。爲其非道也。我不願非道之事。人豈願非道之加哉。是道乃人心之所公。願而其所不願者。卽非道也。天下豈有人情外之天理哉。文潞公謂行事務合人心。程明道謂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正爲不可遠人心以求道耳。

失諸正鵠二句。○上文曰。自得。自卽其身也。中和之德。本所自有。所謂正鵠也。無入而不得。則無入而或失矣。再云俟命。則又失不失。未知之詞也。然君子不敢以失爲命之故。而必以失爲身之累。故須求諸身也。求其失正。所以能

自得耳。失字要講得細。有一毫過不及處。也算失。方與中庸有對炤。然玩一反字。非失而後求也。失之之前。蚤有一番求諸身的工夫。卽上文所云正已而不求於人也。求還有失。失還用求。故不徒曰求。而必曰反求也。蓋恐求諸身而仍有失者。或諉之於命。而遂忘其求之之功。故又補出此節。以見君子終始惟一之學。勿徒看作証上文贅語而已也。

使天下之人節。○天下之人。皆陰陽五行之氣。團結而成。故西銘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吾身之鬼神。卽天地之鬼神。天地之鬼神。卽祭祀之鬼神。是雖舉祭祀一端言之。而鬼神

之全體在是矣。天下之人。有身則有心。心之靜。卽鬼也。心之動。卽神也。未祭之先。寂然不動。無形無聲。其鬼之反而歸乎。當祭之時。感而遂通。如見如聞。其神之至而伸乎。人心之動。於不容已處。卽鬼神之體乎。人心處。天下之人。皆然。又誰得而遺之哉。至於祖宗往矣。而氣脈仍在子孫身上。子孫之精神團聚。則已屈之氣。伸於主祭者之心矣。自是實理實事故。曰誠也。深體味之可見。若呆問如何。便法便已。將鬼神與人打成兩橛矣。其何以爲物之體耶。夫微之顯節。○開卷便言天命。以上皆言人事。至此又忽提筆爲天命作注脚。上言鬼神體物。正所謂天以陰陽五行。

化。生。萬。物。也。此。從。鬼。神。微。顯。中。看。出。誠。不。可。掩。正。所。謂。氣。  
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也。誠。字。此。章。初。見。正。以。天。命。之。誠。爲。  
下。半。部。人。事。之。誠。作。張。本。也。溯。誠。於。先。天。則。在。未。命。以。前。  
太。極。固。不。雜。乎。陰。陽。也。觀。誠。於。後。天。卽。在。有。命。之。時。太。極。  
亦。不。離。乎。陰。陽。也。兩。夫。字。首。尾。呼。應。兩。之。字。雙。管。齊。下。如。  
此。字。指。點。親。切。正。見。天。地。間。有。物。則。必。有。氣。有。氣。則。必。有。  
理。無。一。物。可。遺。鬼。神。卽。無。一。物。可。離。道。也。與。引。鳶。飛。魚。躍。  
之。詩。咏。嘆。上。下。必。察。之。機。同。一。喫。緊。爲。人。活。潑。潑。地。正。所。  
謂。化。育。流。行。莫。非。此。理。之。用。也。故。誠。之。不。可。揜。卽。道。之。不。  
可。離。也。若。作。推。原。語。氣。不。得。指。示。神。理。

鬼神章暗藏人心之誠圖說

齊明盛服

誠

矧可射思

此章誠字。自是以鬼神之誠言。然天命人心。兩不相離。鬼  
神之誠。須以人心之誠體會而得之。在上在左右。亦在於  
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者之心耳。齊明盛服者誠也。否則厭  
射而不誠。勢將爲無忌憚之小人矣。又烏知頭上有青天  
耶。先儒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也。昊天  
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神之不可度處。稟稟

因書圖說  
古  
怕人卽誠之不可掩處。活潑潑地。苟人心不誠。則得罪神明者多矣。矧可字着實鞭策一摠。痕夫字高聲提喝一噴。一醒兩之字。呼吸靈通。如此夫。指點親切。可謂震雷霆之法。鼓聾俗知。驚整日月之慈燈。幽途識曉者矣。蓋以鬼神之誠。動人心之誠。悚人心之不誠。使去其厭射之心。而常存一齊明盛服之心也。蓋天道之誠也。而人道之誠。寓焉矣。

侯命受命分大小圖說

命

侯——小

受

大

命與位不相離。位之所在。卽命之所在也。居易以俟。循分自盡焉耳。此愚不肖之夫婦。可以與能者也。故爲費之小。若大德受命。則命由我立。命自我造。化工在手。而侯命不足以言之矣。天人交會。理數並隆。卽在聖人中。亦有不可多得者。侯氏曰。聖人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此正人之所以有憾於天地也。故爲費之大。

大孝達孝兩章以天人字作眼圖說

孝

大——天

達人

大孝章曰天因材而篤。曰受祿于天。曰自天申之。明以天字作眼。蓋以合天之德。而有配天之福也。天道也。達孝章曰繼人之志。述人之事。註曰天下之人。通謂之孝。明以人字作眼。蓋深體乎前人之心。而卽以大合乎天下人。同然之心也。人道也。爲天子父。以天下養。并非追王上祀者所可比。此天之獨眷乎大舜者也。春秋宗廟盡倫盡制。大舜之宗廟饗祀。恐未能如此詳備。此人之大服乎武周者也。然號泣允若。至誠感神。大舜之志事。較周之父子作述者。更苦更難矣。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三后遞承。大統未集。

苟非武王受尊富饗保之命。雖有周公之多材多藝。亦安得郊天社地。禘嘗並舉。而創制顯庸。以極愛敬之量。此下武之咏孝思。而先之以永言配命。終之以受天之祐也。天也。人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節○或問作述無憂。則亦可以無事矣。註云文王之事。於何見之。曰父作之。要作出一番事業來。子述之。要述他一番事業去。兩之字總指文王說。此中大有事在。蓋道統會歸於此。而以一身集作述之大成矣。又問兩之字補出事來。究非題之正面。乃註云此言文王之事。竟似作述無憂。便爲文王之事者何耶。曰作述有人氣。

數極隆。此聖人之時也。有作之者而不紛更以變法。有述之者而不越俎以代庖。時旣無可憂心亦無所憂。此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之心。卽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道也。則聖人之隨時以處中也。蓋當可以無事之時而不以喜事者多事。乃真無過不及而依乎中庸之事也。故曰此言文王之事。

善繼人之志二句。○人者誰。文王也。文王一身渾是中庸之道。其志其事總是止於至善的。而武王周公。仍是以中庸之道承之。隨其地位之現在。盡其性分所當然。雖創制顯庸處不同。而恰好至當處無異。直是與文王一個鼻孔中

出氣。要惟君子而時中一語。道盡他父子間情事。若舍却中庸道理。則尙論全無把柄。說持守。說變通。總無是處。或疑如此。是說武王周公。其中庸矣乎了。恐孝者二字。未得醒切。曰只須寫出武周一片戒慎恐懼之心來。說他祇適不承仰思。繼日惟恐倫理制作。不到十分盡頭處。便貽先王之怨恫。遂乃執兩用中。務求盡善盡美。以庶幾無愧於先王。則志中庸之志。卽志文王之志也。事中庸之事。卽事文王之事也。而文王之止於仁敬孝慈信者。緒以續而不墜德。以成而無毀矣。謂之曰孝。誰曰不宜。

春秋脩其祖廟二節。○春秋節四其字。俱指先王。先王文王

也。與踐其位節五其字同。炤下敬其所尊。乃是代文王行春秋之祭也。未節祀乎其先其字亦然。蓋所以代爲文王祀其先也。宗廟節卽下愛其所親也。五段俱宜從文王身上說起。此情致題非典制題也。須句句做得文王雖死猶生纔好。講上節當云。先王有其祖焉。祖必有廟。生前之所常脩於春秋者也。先王有其宗焉。宗必有器。生前之所常陳於春秋者也。而且其所設於春秋者。不又有裳衣耶。而且其所薦於春秋者。不又有時食耶。今者先王往矣。此志此事。不得身親爲之矣。武周起而繼述之。當春秋時脩先王之廟也。且代爲先王脩其祖廟。陳先王之器也。且代爲

先王陳其宗器設裳衣以象文王也。且代爲先王設其所設之裳衣。薦時食以享先王也。且代爲先王薦其所薦之時食。雖五廟之增以七廟也。鷩冕之易以袞冕也。器惟求舊食惟求新者。亦有一特三祫之異制也。鎬洛之春秋。非復岐陽之春秋矣。然使先王而在今日。其志事當亦有然者也。故曰善也。講下節當云。昔先王之生存也。麟趾有歌而公子公姓。不無昭穆之序。方伯專征。而大邦小邦。時嚴貴賤之辨。而且疏附後先。辨賢與能也。小子有造恩逮幼賤也。至若承播弃之餘。善養老之政。三老且來歸矣。况天潢之派乎。今者先王往矣。此志此事。不得身親爲之矣。武

周起而繼述之宗廟之禮。所以代爲先王序昭穆也。序爵所以代爲先王辨貴賤也。序事所以代爲先王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代爲先王達賤也。燕毛所以代爲先王序齒也。雖子孫千億。有宜君宜王之頌。百辟來同。合萬國歡。心之會。鎬洛之王制。非復岐陽之侯規矣。然使先王而在。今日其志事當亦有然者也。故曰善也。

郊社之禮四句。○問孝之至處。全在祀先。此却突接出事上帝來。如何脫卸斡旋。曰孝至矣。然而孝子之心。猶惄然念矣。謂夫后稷粒民。已受上帝率育之命矣。后此而大王肇迹。則曰帝省也。王季勤家。則曰帝度也。是其先之留貯無

窮卽上帝之眷顧無盡也。則享親固先王之志事。而享帝亦何必非先王之志事哉。於是起而繼述之。而享帝享親之禮并舉焉。

郊社之禮二句。○詩有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之昭事。固文王生存之志事也。郊社之禮正。所以代爲文王事上帝也。雖穆考之事上帝者。只在予懷之明德。而武周之事上帝者。益以冬夏之典禮。然而易地。則皆然也。此亦是善繼述處。仍在孝字甲裏。

明乎郊社三句。○郊社之禮。禮也。所以事上帝。則義也。禘嘗之禮。禮也。所以祀其先。則義也。禮字義字。與禘之說。說字

不同說字要看得精微。故曰不知也。禮義要看得闊大。以明道之費也。其與治國相通處。儘可着力發揮。蓋崇效天之高明。卽所以覆物也。卑法地之博厚。卽所以載物也。以祀先之孝。治天下。則春秋之脩陳設薦。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也。昭穆之序。親親之殺也。敬大臣體羣臣貴賤之辨也。辨賢者尊賢之等也。推遠賤序齒爲老老幼幼。又孰非成己成物之道。有以並育萬物而不害也。踐天子之位。而不敢自尊。居上之所以不驕也。以行禮奏樂者而作禮樂。卽三聖之世爲天下法則也。四海之內合敬同愛。中國之所由莫不尊親也。善繼善述之稱。達於天下。則夙夜之

永終其譽也。蓋孝道也。而通於治道矣。作者謂聖述者。謂明舉而措之。可以治天下國家矣。故下章以夫子之論政繼之。

哀公問政章尋脉調氣圖說

脩道以仁

知天

仁

明善

此章以人存爲綱。以明誠爲目。明善知也。誠身仁也。知仁之造其極者勇也。猶前言擇守而濟之以強也。此義人皆知之。其所苦難安放者爲政在人三節耳。不知此三節乃

正爲知仁明誠。伏脉也。脩道以仁節。以故字結住。蓋言爲政之本在仁也。恩師許天鍾先生曰。道之至誠無私處。便是仁。脩道以仁。總是望哀公以實心行實事。也是已爲誠身之仁。張本矣。不可以不知天節。又以故字結住。蓋言爲仁之端在知天也。知天雖單承知人。却已雙頂事親。且並脩身全理。俱包在內。所謂不惑而知命者。也是已爲明善之知。張本矣。此處血脉貫通。則通章一氣呵成矣。

親親尊賢分配五達道圖說

脩道以仁

仁——親親——父子昆弟夫婦

義——尊賢——君臣朋友之交

脩道以仁。專言之仁也。故統五達道言之人也。宜也。仁義對說。則偏言之仁也。才說仁。便是言情。才言情。自是以親親爲大。父子昆弟夫婦皆是也。父子一體。而分其爲親親無疑。孟子以從兄爲義之實。蓋單指弟道言之。而此並言兄弟。則手足相愛。自是屬仁。不屬義矣。夫婦雖以人合而相交。尤密。父子兄弟。自此而始。安得置諸親親之外乎。三者。在人情上。着實關切。仁民愛物。自是敵他不過。故曰大也。若以諸愛。由此而生爲大。是反說成脩仁以道矣。才說義。便是言理。才言理。自是以尊賢爲大。君臣朋友之交。皆

四書圖說

是也。友也者。友其德也。其爲尊賢無疑。卽君臣亦是從尊賢起見。三德浚明有家。六德亮采有邦。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雖貴貴源頭。亦祇爲尊賢也。自有天地以來。便有君臣朋友之交。與父子昆弟夫婦並峙於終古。而莫之能外。此是何等鄭重。故曰大也。若以親親賴以講明爲大。是下節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說向君子做工夫處矣。尙非此處正位也。賢自是該尊。尊賢自是應該。直從宜也。二字中想出理上原是如此也。然要之情中亦有理。故等殺總歸於天。而理中亦有情。故尊親總統諸仁焉云爾。

禮所生也。○問是等殺生禮耶。抑禮生等殺耶。曰以爲等殺

生禮是反歸重到仁義上了。則本文當云禮所由生矣。看來還是禮生等殺較妥些。然須知等殺便是禮玩。一所字所之爲言區處也。正要從等殺上指點出個禮的所在耳。然不曰所在而曰所生者。在字死生字活。須知有親有賢。他便帶一個天然的等殺來。而我之所以親之尊之者。或厚或薄或輕或重。無非天秩天敍之理。自然活潑流行於其間。所謂天造地設。不容一毫人力安排湊置者也。須一眼認定。下節天字方得寫出生字真髓。否則等殺生禮。禮生等殺。總搔不着題之痛痒處。

脩道以仁爲下。兩節提綱圖說

脩道以仁

知天

仁

禮

義

脩道以仁。仁卽道之至誠無私處。蓋兼統四端而言之所謂元者善之長也。仁者人也。之仁乃是對義而言。之仁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也。然仁義道德非禮不成。故又以禮言之。而禮之天秩天敘不容以人力與乎其間者。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不觀會通。何以行典禮哉。故

義禮歸併作知字圖說

仁 禮 知天 知人 知

親親之仁。仁也。尊賢之義。義也。等殺之禮。禮也。知人知天之知。知也。兩節中四德具備矣。乃下言達德。有知仁而無義禮何也。蓋仁之有裁制處。便是義。仁之有節文處。便是禮。其實言義言禮。總以言知而已矣。義者宜也。分別事理。

各有所宜也。知也。樊遲問知。子曰知人。而朱子解以知人知之務。卽尊賢爲大之說也。禮者理也。萬物各得其理也。知也。書言典禮。而以爲天秩天敘。中庸言崇禮。而朱子以爲致知之屬。卽知天之說也。知人者不惑之知也。知天者知命之知也。知至於天人一貫。而所謂脩道以仁者乃可盡人以合天矣。後言明誠而分天道人道。已於此伏草蛇灰線之妙。

脩身知天倒看圖說

知天

知人

脩身

「事親」

根本在脩身。而要着在知天。天體物而不可遺。一切反身而誠之理。其源皆出於此。尊親等殺。特其大焉者耳。知之則脩禮以達義。資義以輔仁。而身可得而脩矣。此知止所以爲能得之始。而誠身所以豫明善之功也。倒看而其理乃順。

脩身事親知人知天化四爲兩圖說

君子

「欲事親以脩身」

此節文法。頂針層遞而下。雖有四項。約之只兩項耳。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體事而無不在。親親特其大者耳。事親以脩身。祇完得一個仁字。誠身之事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禮因義起。人事之當然。卽天理之自然耳。知天以知人。祇完得一個知字。明善之事也。化四爲兩。脉絡分明。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問事親必在知人後乎。曰非也。事親出自天性。但亦有時須人助成耳。宋英宗之初立也。以曹太后同聽政。宦官讒間。兩宮不和。一日韓琦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

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脩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琦又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琦功偉矣。甚矣。事親之有賴於人也。

達道九經一貫圖說

親親——父子夫婦昆弟

子庶民來百工

脩身以道

柔遠人懷諸侯

尊賢——君臣朋友之交——敬大臣體羣臣  
脩身以道——道——天下之達道——親親兼父子夫婦昆弟而言。  
尊賢即君臣朋友之交也。九經開端三項亦不過脩身尊  
賢親親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由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  
來柔懷四項則由親親之殺而推之也。

明誠分頂豫一圖說

學問

一也——豫

思辨

誠身——固執——篤行

一者誠而已矣。明善以爲誠身之地。則所以豫立乎誠者。  
也。猶前言脩道以仁而推其肇端。不可以不知天也。明誠  
以成功。言擇執以用功。言固執乃誠字臨時工夫。然善有  
不明。將何所執。故擇善乃誠字。豫先工夫所謂前定者。此  
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其目也。正誠身所當豫者也。豫  
先擇善。真能知之。行處自易。故其目只篤行一條也。

兩天字前後炤應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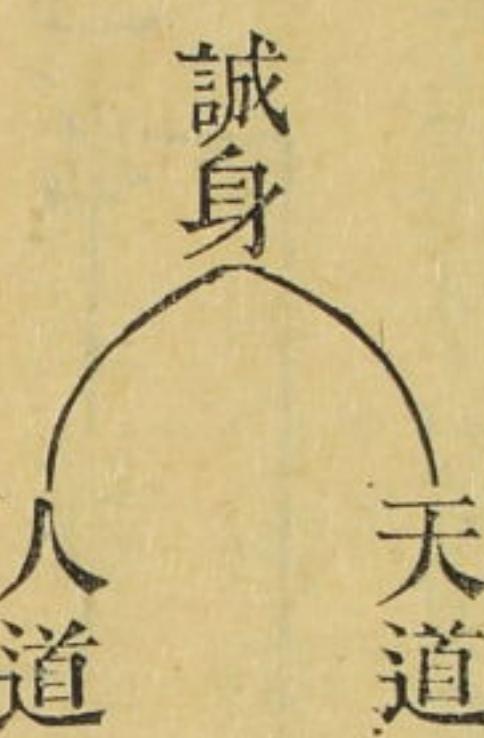
中庸

三

知天——誠者天之道也

誠爲天道。直溯明善善字源頭。正一切等殺之所由生也。不看透此理。則無以會萬殊於一本。而道之五德之三經之九。其何能一以貫之耶。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知天則知此一矣。知此一而後行之以一。故曰豫也。

天道人道承上文誠身而言圖說



上言凡事皆當豫立乎誠。甚矣誠身之爲貴也。然有自然

而能誠身者。則謂之天道。亦有勉然而能誠身者。則謂之人道。第二個誠之者。固卽是第一個誠之者。第二個誠者。亦卽是第一個誠者耳。誠者者字。自是以人言方與反諸。身身字相應。然不思者知之盡。不勉者仁之至。從容者不。賴勇而裕如人。而渾然一天。則謂之天而已矣。至誠盡性。而曰與天地參。至誠前知。而曰如神。至誠無息。而曰配地。配天。純亦不已。正所謂則亦天之道也。

天道人道各三章圖說



致曲——成物——凝道

盡性仁也。而致曲有誠則亦仁能守之矣。前知知也。而成物時措則亦知之明而處之當矣。無息勇也。而脩德凝道則亦勇以要其成矣。中庸以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天道人道各有三章云。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至誠所以能盡人物之性者。固同跟盡其性來。然盡人性則盡物性。本文却又是從盡人性中。推出盡物性來。此中確有至理。蓋物以適用於人爲貴。此以生爲性者也。當以生之者盡之。物以有害於人爲罪。此以尅爲性者也。當以尅之者盡之。觀孟子盡心章

說王道之始。要使民養生喪死無憾。必須數罟不入魚鱉。乃不可勝食。斧斤以時材木。乃不可勝用。所以仁民者在此。所以愛物者卽在此也。再說好辯章。說禹周之撥亂反治。要人得平土而居。必須驅蛇龍而放之菹。要百姓寧而天下大悅。必須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所謂以人治人者。在此。所謂因物付物者。卽在此也。再觀尚書所載典樂。以教胄子。克諧以和神人。而笙鏞以間鳥獸。蹠蹠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所爲正民之德。而鼓舞風動者。在此所爲感物之情。而蒙休召祥者。亦卽在此也。似此開合醒切。乃得則字精義。

惟天下至誠爲能化。○問至誠能化。卽上章盡性參贊之事乎。曰此天下至誠非指天道言之。乃卽指其次言耳。蓋其次致曲而能有誠。是已爲天下至誠矣。問如此則本題八字不幾復衍上文乎。曰上文雖有至誠之實。猶仍其次之名耳。直至能化而後乃特地將天下至誠四字換却其次之名目。蓋至此則非復其次矣。故題面是從天下至誠身分中看出能化本領來。而題意却是從能化功用上斷他個天下至誠地位去。惟爲二字意味深長。願與細心人靜會之。

第二十五章誠以心言圖說

誠者——不誠——心

誠者

誠者

問首節註云。誠者物之所以自成。須以實理言之。方於文字分量該得全。乃註又云。誠以心言。何歟。曰。物字雖兼天地人物。然終是以人爲主耳。誠以心言。從其重也。下節註云。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正謂此也。問仁知皆實理也。何末節誠者亦以心言乎。曰。仁知雖爲實理。然在誠之後。則理亦實有諸心矣。註云。旣得於已。仍以心言耳。否則心無此理。從何措出耶。問次節不誠無物。誠字

註以心言無可疑者。若誠者物之終始。誠字註固明以實理言之矣。必欲亦以心言不與註背乎。曰註云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乃是推上一層話說下接故字云云方還本文正面。其云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者。誠者物之始也。其云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者。誠者物之終也。曰必是仍必之於人也。曰得是仍以心得之也。曰既盡是仍以心盡之也。故下緊接故人之心云云。明係一正一反之詞。猶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則無以爲物之終始也。猶云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也。問物之終始。物字指得闊無物。物字則單以事言耳。誠者不誠兩誠字分理於心。

自字已字遙應圖說

自成

自道

已

有何不可。曰註云皆實理之所爲。又云則雖有所爲。兩所爲字上下呼應。則物字皆以事言明矣。誠字皆以心言。又何疑乎。

自成自道兩自字皆所謂已也。自道歸在自成內。自成卽作成已看。至於成物。則誠不獨自成。而道亦不獨自道矣。故自字已字遙應成文法。

誠者自成也二句○誠以心言道以理言。心理元不相離。誠者吾心中實有此理也。言誠便已。該道字在內。自道者以實心行此道也。脫却不得。誠字意此所以誠爲本而道爲用也。微誠則道無與於我矣。而道自道也。五字祇完得一個誠者耳。故下句敵上句不過誠爲所以自成。而道不當自道乎。蓋體道正以存誠。而自道仍以自成也。

誠之二字分項誠道兩義圖說

誠  
誠之

道

誠之二字。指理言。卽所謂道也。誠則指心言。蓋以實心體實理也。卽所謂自道之功也。爲貴云者。非誠則無以自成也。註中三理字。兩心字。正與上節註誠以心言道以理言相應。

徵則悠遠○詩曰。不競不絀。敷政優優。悠之至也。又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遠之至也。悠遠根脉。須從上文久字尋出。方得。則字神理。蓋中之所存者既久。斯外之所徵者亦久也。若管子之內政寄軍令。以求速得志於天下。可謂悠乎。葵邱之會。震震有矜色。而畔者九國。及楚人伐徐。盟牡邱而次於匡。大夫帥師往救。而諸侯不行。則桓公之志荒矣。

可謂遠乎。胡文定公所以譏其始勤終怠，無以敦不息之誠也。

悠遠則博厚二句○悠則博遠則厚博則高厚則明此中確有至理古來確有實証觀虞書堯老舜攝之時已竄三苗于三危矣歷相堯二十八年之後至舜老禹攝十有七年之間帝又咨禹曰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誓師征苗三旬苗民仍逆命也迨伯益進謙益滿損至誠感神之昌言禹遂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是唐虞再世而格苗民究竟是從容以文德化之非可驟然以威武服之也三苗既格然後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

訖于四海也不然荆陽之間猶爲王化之所不及矣此堯舜之所以病博濟也故曰悠則博也觀周書康王之命畢公保釐也曰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旣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蓋道洽政治澤潤生民非一朝夕之故也故必世後仁章程子以周自文武至于成王時當之而又謂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于肌膚淪于骨髓此非積久何以能致也故曰遠則厚也何以見博則高也觀堯典曰放勲放至也勲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博也克明峻德以親九

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正言放勳之實也。九族既睦矣。百姓昭明矣。黎民於變時雍矣。乃命義和。欽若昊天。帝德廣運。萬邦咸寧。此真生民以來所未有也。豈區區小補之治。所敢與之比德量功者乎。故孔子稱其大哉之爲君。而卽贊以巍巍之則天。稱其蕩蕩之無名。而卽贊以成功之巍巍也。何以見厚則明也。觀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畧以人心不服周而作也。讀泰誓。武成。嘗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矣。迨至深仁厚澤漸漬已久。而多方之後。繼以立政。先曰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乃曰以觀文王之光。以揚武

王之烈。此孺子王之所由稱爲文子文孫也。當此之時。制周官。定周禮。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而朝會燕祀。乃聞雅頌之音。則周道燦然明備。遠邁二代之忠質矣。孔子所以稱郁郁之文。而志切從周也。

悠遠悠久作高厚首尾圖說

高明  
博厚  
悠久

悠遠悠久作高厚首尾。固見不息所徵。始終無間之意。然其義亦微有別。悠遠在博厚高明之前。尙着不得重熙累

治話頭祇須就初徵時想之爲之有本末施之有次第所謂悠也無欲速也卽一時之計有萬世之慮所謂遠也無見小利也此其所以積而爲博厚發而爲高明也至博厚高明之後又繼以悠久則仁壽百年矣註云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最爲清析

至道不疑焉○凝訓聚也全體之謂也又訓成也不息之謂也蓋知之盡仁之至而勇以要其成者也故凝字與德字一時齊到乃在行字前一層所云行者參贊位育損益經曲自屬凝字後邊事耳

有宋存焉○書微子之命曰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於王

家詩有客之篇曰亦白其馬註云殷尚白脩其禮物仍殷之舊也又曰旣有淫威註云統承先王得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蓋車則大輶旂則太常用天子禮也朝廷以雅宗廟以頌用天子樂也用之斯存之矣存者存其禮卽下文用字也然要重看宋字方得有字焉字之神若曰用其禮者只有宋焉耳說道只有他子孫用便見不是别人大家通用的如此看方與今用之句針鋒相對

本諸身六句○註云本諸身有其德也其字指三重言之蓋所以致中和者蚤達於禮樂之原而非以無本之治治天下也然不敢具曰予聖也故又徵諸庶民或謂驗諸民而

無不信從。是說寡過非說有三重矣。或謂驗民之信從與否再加斟酌。其說亦未甚昭合。註云：驗其所信從也。所字最妙。蓋下察輿情。詢于芻蕘。看民之所信。所從者何在。而事事予民以可信可從也。大禹謨所云：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表記所云：議道自己而置法疊民也。不謬不悖。無疑惑。固見三重之善。而考建質侯亦各有本義。考者考其所因所損益。而不謬。則亦因其所因。損益其所損益也。所謂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也。建立也。立于此而參于彼也。繫詞云：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所以體無極太極之真也。不悖者。崇于天。俯則觀法于地。所以體無極太極之真也。不悖者。崇

效卑法。先弗違而後奉若。易簡得天地之理。正大見天地之情。樂記之所云：禮以地制。樂由天作也。質字中大。有事在禮運曰：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此之謂也。以敬用五事者。協用五紀。以建用皇極者。念用庶徵。如堯典歷象已成。又命羲和。隨冬夏二至。春秋二分。考日星以驗歷象之類是也。無疑者。知鬼神之形狀也。樂記云：樂者敦和以率神。禮者別宜而居鬼。信其有一以貫之者也。百世以俟聖人。以字中大。有事在五子之歌所云。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君牙所云。佑啟後人。咸正無缺也。不惑

者猶云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其或繼周百世可知也。建諸天地二句○或問天地鬼神之分曰天地鬼神二而一而二理氣之分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此於穆不已之體無聲無臭之本也。若天地之氣化卽爲鬼神矣。七月一詩流火授衣順五行生尅之常月令一篇行慶詰暴救愆陽伏陰之變驅鬼迎神真覺造化在我神工鬼斧料知別無消息耳。

第三支獨以大道作結圖說

天道三章

仲尼

祖述憲章上律下襲

人道三章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誠明明誠並提而獨以仲尼之天道作結蓋爲人道立會歸之極也。其實此章雖言天道然已兼人道言之矣。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仲尼之學也。天道何嘗廢人道而川流敦化辟如天地則人也而亦天矣。天也人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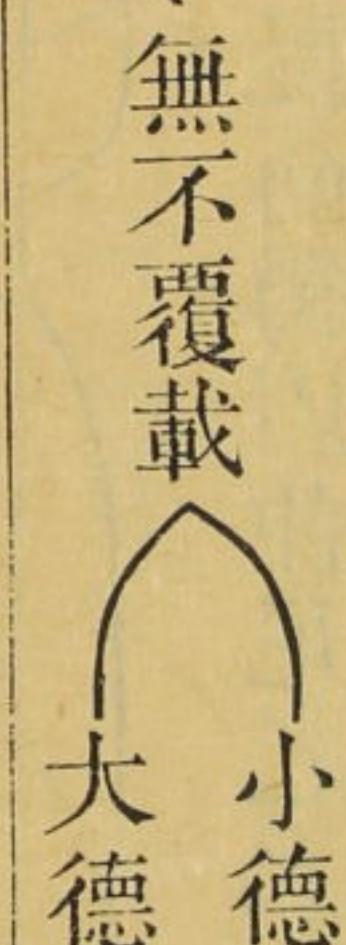
第三十章小德大德與十三章語大語小有別圖說

大德——小德

語大

大德卽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是也。其爲物不貳故曰敦。迨無極而太極。太極而二氣。二氣而五行。則小德之流矣。所謂鬼神之德之盛。皆誠之不可揜者也。體物不遺。小大畢具。莫載莫破。皆費也。卽皆流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其微也。其隱也。卽其敦也。蓋合語大語小。只完得一個小德。上下必察。自是微之顯處。而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乃爲根本盛大耳。兩處大小。不得混看。

覆載行明各包大小德圖說



天地

錯行代明

大德

無不覆載。譬聖德之全體。分看無不。卽小德之脉絡分明也。合看無不。卽大德之根本盛大也。錯行代明。譬聖德之不息。分看錯代。卽小德之而往不息也。合看錯代。卽大德之而出無窮也。兩譬如之理。一言以蔽之。曰純亦不已而已。此至誠無息之天道也。

萬物並育二句。○並育並行。重並字爲大德伏根。不相害悖。重不相字爲小德伏根。並者大家同一様也。合而言之也。

不相云者。猶云各自各也。分而言之也。而字一轉。猶云一而二也。雖合而仍分也。並育者。仰焉同戴一天。俯焉同履一地也。萬物同一太極也。然同戴天而賦性於天者。各有�性。同履地而成形於地者。各具一形。原非奪彼以予此。有我何妨有爾也。害乃妨害之害。不相害者。物物各一太極也。日者火氣之精。月者水氣之精。與四季衰旺同爲五行。生剋之運。五行者陰陽之氣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故曰道也。道之並行。陰陽非判然兩開也。觀七月一詩。四月純陽。而秀蔓已爲胎陰之萌。十月純陰。而冬至卽爲一陽之日。蓋陽藏於陰之中。而循環於陰之先後。陰藏於陽之中。

而循環於陽之先後。四仲雖云對待。一元互爲其根。故禮運曰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朱子解鬼神以二氣言。又以一氣言。而曰其實一物而已。此之謂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代爲升沉。升者固行於天上。沉者亦行於地中。南北同道。交濟並運。子丑戌亥十二時。兩曜均無停驟之一刻也。人物考。日月者稟日之光。以明照夜。又曰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是日月本同一理也。豈但日月同一理。日月四時皆一理也。禮運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蓋天者。陽氣之積。

日星下垂。則陽降於下地者陰氣之積。山澤通氣。則陰躋於上。由是相摩相盪。則播五行於其中。天一生水。而播於冬天。三生木。而播於春地。二生火。而播於夏地。四生金。而播於秋天。五生土。而播於四時之間。自天一。至於天五。則爲十五之數。十五之數成。其所播者既和。四序和順。則日循軌而行。而後月之應日者。生明生魄。如常期。由朔而弦而望。三其五日。則月與日遠而明盈。由望而弦而晦。三其五日。則月與日近而明闕。蓋三五者。數之所變。數至於三五。則爲五行成數之極。而月所以盈。又積之至於三五。則爲五行生數之極。而月所以缺也。是則稟日光而爲月。以

月生。驗時和。四時行。而百物生矣。則萬物四時。日月。又有寧有二理哉。然四時雖互根。而彼此不相亂。分就的春溫煖而秋肅殺。斷不至冬生禾。而夏戒寒也。桃李冬花。毋乃悖寒暑之常乎。然而變不虛生。非天地之過也。晝夜分其時。必不至日行夜。而月行晝也。盈虧分其度。必不至日有虧。而月常盈也。日食而暗。月食而黑。日月相薄。而無光。不幾悖其代明之常乎。然而天非無意於其間矣。詩所以憂正月之繁霜。而刺日食之孔醜也。

大小德分應誠明圖說

敦——誠——至誠

德

流——明——至聖

敦卽爲物不貳。所謂誠也。故以天下至誠釋之。誠者聖人之本也。聖通明也。開口道個至聖。便已明哲煌煌。旁燭無疆矣。所謂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脉絡分明之旨。已躍如矣。此小德之所以川流也。所謂明也。

至聖至誠兩章。○上章從仲尼之學說到仲尼之德。蓋以天道之不廢人道者。作一章結束。小德大德。仲尼一身俱備矣。則至聖至誠兩章亦不得作兩人看。還宜總就仲尼身上想其川流也。卽所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者也。其敦

化也。卽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也。或以仲尼不得位爲疑。疑臨泣尊親說不去。試思中都之作宰也。一年而四方則之。時君之敬信也。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至今千秋享祀。萬代尊仰。聲名之洋溢。何嘗不遍中國蠻貊耶。

生知統冒四德圖說

容

聰明睿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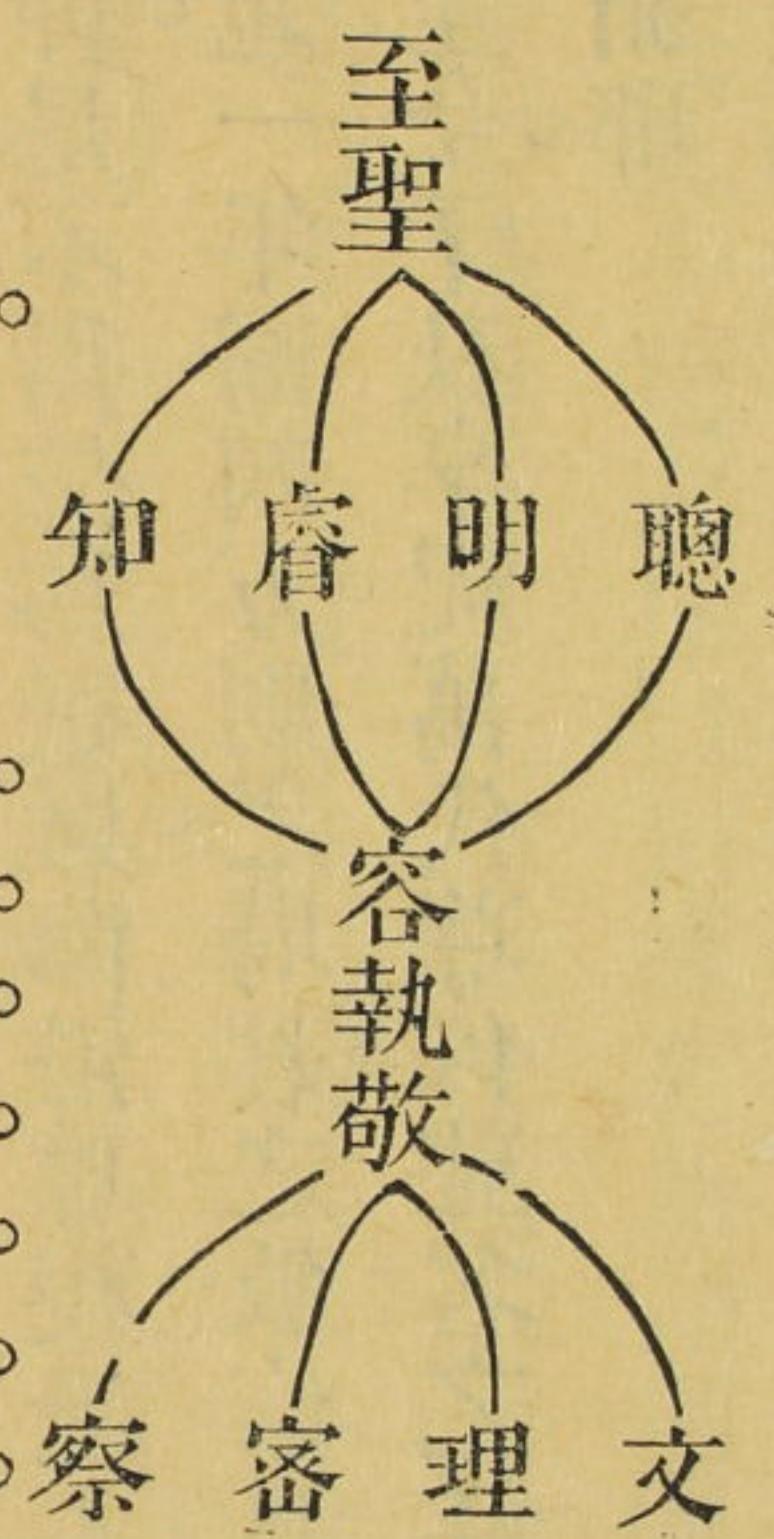
敬

執

別

四德人所同有。但多爲氣稟所拘耳。惟有生知之資。則氣質清明。德性自然昭著。而仁義禮智安而行之矣。故曰。生知安行者知也。故總冒之以至聖也。仲尼曰。天生德於予。正謂此耳。不然而何以性之。

五德以智爲終始圖說



聖通明也。變誠言聖。自誠明也。至聖者。徹始徹終。通明也。

故五德以智爲終始。智於天道爲貞。於四時爲冬。冬者終也。終元亨利之歲功也。冬者藏也。藏來歲之生意也。此貞下之所以起元也。聰明睿知。智之得於氣質者。乃仁義禮之所以成始也。起元之貞也。文理密察。智之具於德性者。又仁義禮之所以成終也。繼利之貞也。一智字。分出兩層來作頭尾。故註云。五者之德也。此其所以爲至聖也。

至誠敦化以立本爲主圖說

化育

「大本」

大經

里

四書圖說

中庸

上章與道問學對看。故提一聖字。所謂脈絡分明也。且以收結致和之義。故從未發順推到已發。而自溥博淵泉說起。此章與尊德性對看。故提一誠字。所謂根本盛大也。且以收結致中之義。故從已發倒推到未發。而自經綸大經說起。然說至肫肫其仁。則亦將經綸收入心性中而不說向外邊矣。大約以立本句爲主。所謂至誠爲能盡性也。化育則其源。鬼神之爲德也。大經則其流。天下之達道也。

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章。○天下之大經倫化也。天下之大本道化也。天地之化育氣化也。經之綸之立之知之。皆所以敦之也。肫肫淵淵浩浩。具有敦厚之意。迨至其孰能知

之。正與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遙應。則敦之至也。若將其仁其淵其天。拆碎看來。則親疎貴賤。大經中有多少樣式。喜怒哀樂。大本中有多少條件。飛潛動植。化育中有多少品族。此卽所謂小德之川流也。化也。而所以敦此化者。則爲大德。大德者。何不過曰誠而已矣。雖條分縷析時措各別。而要只一片真實無妄之心。主宰於其中。此仲尼所云吾道一以貫之也。

淵淵其淵二句。○人俱知挑剔其淵其天。然說來仍舊是如淵如天者。總因淵字天字看得不着實耳。須知性爲萬理。之淵淵卽未發之中。上文所云天下之大本也。命爲萬物。

之。天。天。卽。鬼。神。之。德。上。文。所。云。天。地。之。化。育。也。不。誠。之。人。  
無。以。立。之。知。之。則。淵。在。性。而。不。在。心。天。在。天。而。不。在。人。矣。  
可。謂。其。淵。其。天。乎。卽。或。用。擇。執。之。功。以。疏。濬。淵。泉。觀。察。天。  
道。而。誠。有。未。至。稍。有。一。息。之。浮。動。幾。微。之。偏。見。於。其。間。則。  
有。所。倚。以。爲。淵。天。者。猶。未。必。靜。深。而。廣。大。也。若。至。誠。之。無。  
所。倚。而。立。且。知。也。寂。然。不。動。時。停。蓄。千。頃。之。波。而。澄。之。不。  
清。撓。之。不。濁。矣。方。寸。之。地。包。得。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的。天。在。他。心。中。左。旋。右。轉。矣。故。曰。淵。淵。浩。浩。以。立。本。  
知。化。而。言。也。并。無。兩。層。意。思。

尙絅章折對仲尼三章圖說

小德至聖

入德

至矣

大德至誠

入德之德。卽。小。德。大。德。之。德。也。敦。流。如。仲。尼。不。待。入。而。至。  
焉。者。也。茲。由。爲。己。之。心。入。焉。而。亦。底。於。至。矣。則。亦。一。至。聖。  
矣。則。亦。一。至。誠。矣。是。亦。盡。人。合。天。之。事。也。卽。以。仲。尼。三。章。  
爲。天。道。而。以。此。章。爲。人。道。回。環。對。看。亦。何。不。可。之。與。有。  
至。聖。至。誠。脫。卸。爲。己。之。心。圖。說。

川流

「闡然」 「日章」

敦化

川流而至莫不尊親。卽日章之極也。敦化而至孰能知之。則闇然之極也。誠爲聖人之本原。非人所易知。故必掃除求知於人之心。而專於爲己。乃有以祛妄存誠而立作聖之基也。至無聲無臭。則亦其孰能知之矣。

詩曰衣錦節批郤導竅圖說

——故闇然——淡簡溫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知幾入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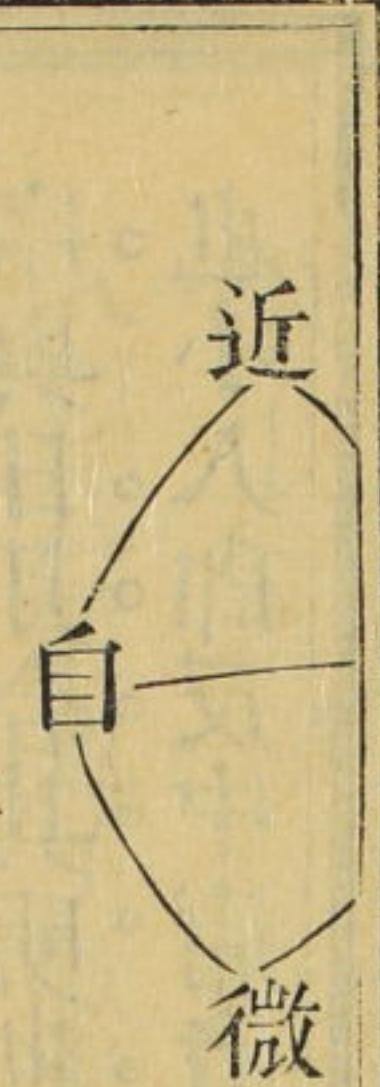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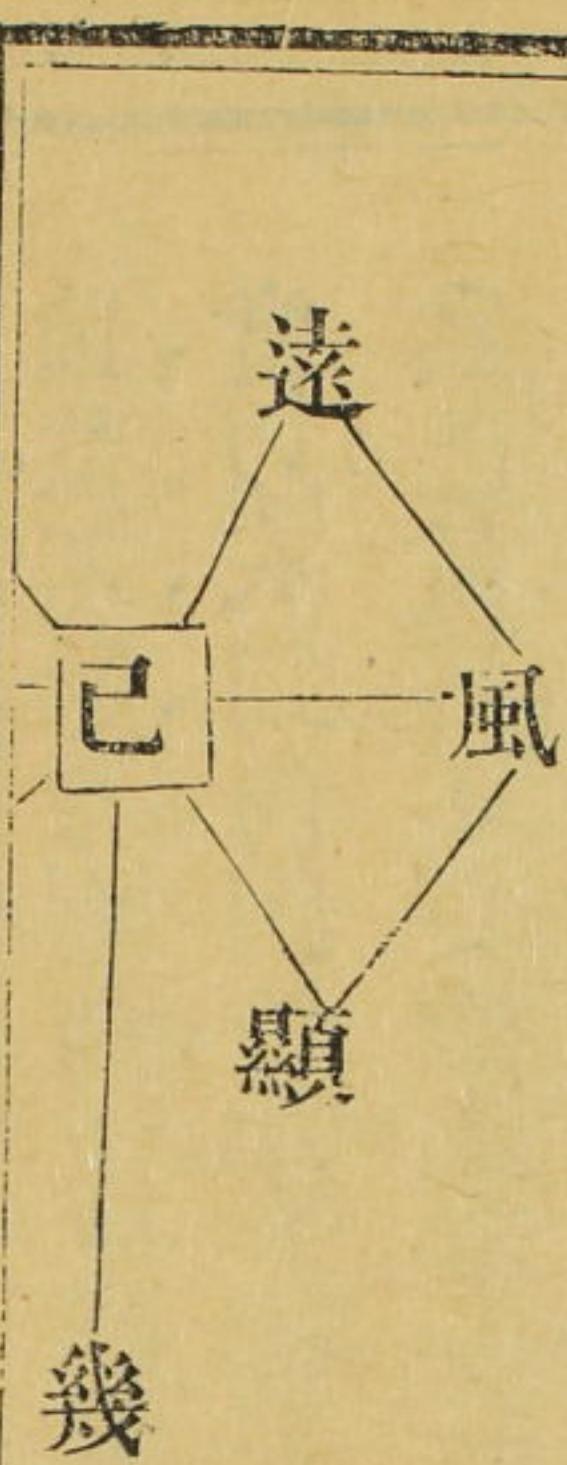
——故日章——不厭文理

或問於余曰。以淡簡溫爲闇然。以文理不厭爲日章。成德

地位不過乃爾。何下文纔云知幾入德耶。余應之曰。此節當以衣錦尚絅句作主腦。方得線索在手。註云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蓋衣服之制。皆古人爲學之事。而惡文之著。卽君子爲己之心也。註又云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裏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可見故君子之道。故字正從衣錦尚絅看出。原未嘗脫離詩詞也。註又云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爲己之心。何心卽此惡文之著之心也。何以知其有爲己之心。正從詩曰衣錦尚絅領脈也。然則批此節之大郤。祇須向一惡字。三知字尋其關節經絡。相生相成處。自有鬪

筭合縫。天然勝理矣。而導此節之大窓。祇須着眼一。故字。  
將闇然日章淡簡溫不厭文理等。一總消融在衣錦尚絅。  
中如并無此數句者。然而徑以三知字緊接一惡字。則鋸  
刃不頓。驕然立解矣。且耐心細讀朱註去爲己知幾。呼吸  
靈通。恰好是可與入德之基。又何至以成德地位爲疑。致  
使通節麻木不仁耶。

爲己又須知幾圖說



己字分量甚全。近自微固己之體也。遠風顯亦己之用也。  
六項缺一不可。然其間交關之處發動有由。所謂幾也。若  
不會探透此中消息。非倒行而逆施。卽兼營而並進爲己  
工夫。終是用得不如法。其何以入德耶。註云有爲己之心。  
而又知此三者。而又字層折。須得清醒。  
爲己乃能知幾圖說



綱

近自微

錦卽遠風顯也。綱卽近自微也。若的然者之務外爲人。又焉能反觀以審其幾耶。三知字正以惡文之著之心。知之也爲已知。幾事有兩層。理本一貫。仍以爲己之心作主。勿因註而又字反側重知幾邊也。

衣錦尙綱節。○尙綱之心。所以存誠也。惡文之著者。隱怪有述。吾弗爲之也。闇然者。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日章者。大德敦化。小德川流。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與日月合其明也。君子者。卽上而舜文武。周下而仲尼也。小人。卽反中庸者也。的然者。舍卑邇。騖高遠。而行險以

徵幸者也。日亡者。道之不明不行也。淡卽庸德。庸言不遠人。以爲道也。不厭者。無入而不自得也。簡卽素位而不願外也。文者。不見而章也。溫而理者。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也。總一誠之不可揜而已矣。又轉出知幾者。卽所謂自明而誠也。遠之近者。三重必本諸身也。風之自者。九經行之以一也。微之顯者。戒懼慎獨。卽以位天地而育萬物也。爲己則可與尊德性。知幾則可與道問學。故入德自此始焉。尙不愧于屋漏。○屋漏者。屋中漏光之處。所謂圓竅以通明者也。此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之所照臨也。蓋斯昭昭之多。亦爲物不貳之理也。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昊天曰。

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正謂此也。不愧屋漏。猶云不愧于天焉爾。

中庸動靜迭爲終始圖說

天一未發一已發

第一支擇守強

第二支知仁勇

內省一不顯一天

第三支自明誠

中庸以天始。天道無爲。故人生而靜。靜時無大着力處。故未發只常惺惺而已。且靜時少而動時多。故中間皆就已發時說。曰擇曰知。曰明。卽內省時之明。以察幾也。曰守。曰強。曰仁。曰勇。曰誠。卽內省時之健。以致決也。皆致和之功。

也。至於不顯惟德。則致其中於不睹不聞之際者。動而無動。主靜以立人極。而無聲無臭。渾然天命之初矣。故仍以天終焉。

